

少年丛书

少年叢書

季春

張良

上海商務

印書館

發行



少年叢書

張良目次

第一章 憂患中之修養

第二章 秦季之發難

第三章 復韓

第四章 鴻門之會

第五章 漢中之關係

第六章 游說之成功

第七章 滅楚之計畫

第八章 一統後之設施

第九章 史公作傳之奇

少年叢書 張良

第一章 憂患中之修養

有蘇秦張儀之智而無其譎。有荊軻聶政之勇而無其粗。

荊軻衛人爲燕太子丹刺秦王未成而死聶政爲嚴

仲子刺殺韓相俠累二人皆入史記刺客傳

有鞠躬盡瘁之忠而晚年從赤松子游從容終老不若諸葛

公秋風五丈原至竟勤勞而死有扁舟五湖之高而身居長安備朝廷之顧問不若

范少伯之隱姓改名莫知其處

少伯范蠡相越王句踐滅吳功成而後扁舟泛五湖莫知其終

若此之大人物則

惟留侯張良爲然

人之少也。父母師長。孰不望其他日爲名人。不但望其爲一節可取之名。人且望其爲純粹完美之名。人望其盡力於公家。有益於社會。且望其富貴壽考。爲世上之福人。西漢之興。雲起龍驤。一時豪傑。皆大建功名於世。而蕭何以獄吏見斥。陳平之陰謀。太險。韓信。彭越。皆不得善終。此數子者。皆千載之選。而猶不足令人躊躇滿志。足令人躊躇滿志者。其惟留侯乎。然留侯者。非生而爲完美之名人。康寧之福。人蓋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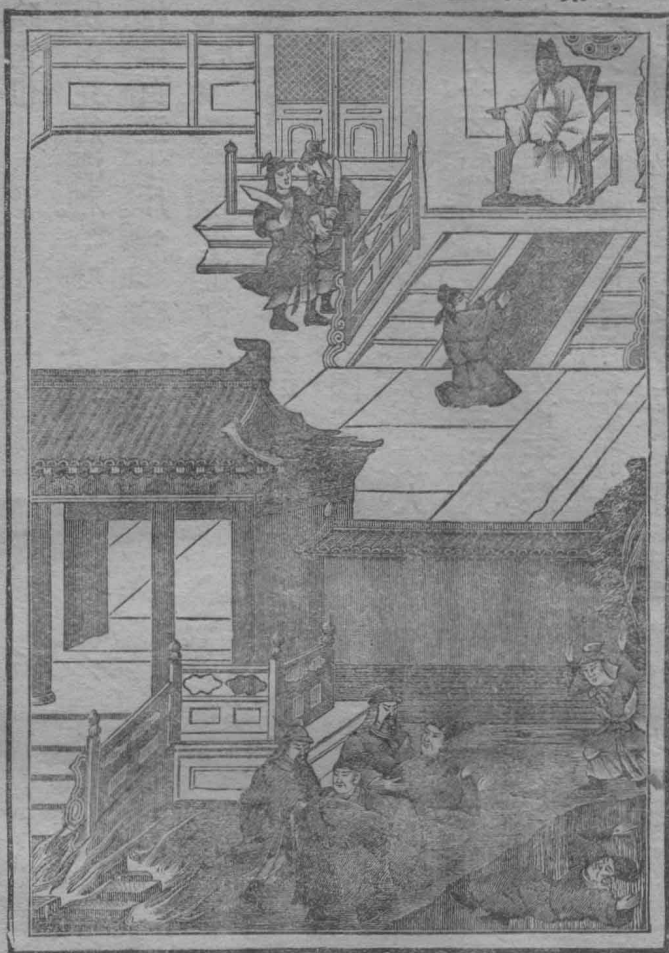
經蹉跎而始得力於憂患之中者也。

大人物之原素有三曰才學識才由於天賦學識由於造就子房少年任俠爲韓報仇其才氣有過人者然充其所爲亦不過一刺客之流亞耳後遇圯上老人始有以消除其粗豪之氣而輔以深沉之學識矣。

子房韓人也韓本晉大夫韓厥之後至其孫虎與趙魏二氏共分晉國建國曰韓今河南之鄭州其都城也傳十餘世秦始皇十七年滅之子房先世自祖至父皆爲韓相已五世矣由此言之韓固子房之祖國與韓之公室又有休戚相關之誼其不能坐視韓之亡也明甚惟此時年少且未食祿於朝不能有所計議救韓國於不亡既亡之後又不能率韓國之遺民近之如項羽之復楚項羽之先世爲楚將楚亡其叔父梁起兵立楚國之後重復楚國遠之如文山之保宋文天祥字文山江西吉安人宋亡猶起兵以圖興復力竭死之獨此忠義之心耿耿不忘計無復之乃有博浪沙之事。

當韓之亡也子房遣散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壯士刺秦皇爲韓報仇。

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圖



之南使尉陀開通嶺路以攻百越秦北築長城東填大海西建阿房勞民傷財天下騷

自秦始皇併諸侯焚詩書坑天下之儒士誹謗時政者殺其三族謂父黨母黨妻黨也兩人聚而相語不問其所言之何如皆棄市又復南修五嶺嶺者四自衡山

然。子房。此舉。蓋非特爲韓報仇。亦爲天下除害也。

子房東見倉海君。當時夷狄得力士。爲

鐵椎。重百二十斤。此古秤也。古時一秤十斤。約抵今

四十斤。秦皇帝東遊會稽。今浙江紹興子

房伺之於博浪沙中。溟亦作狼。今河南南陽武縣南車

駕至。突出擊之。然始皇恐六國遺民出

而報仇。車駕所至。常有副車。在前使人

莫測。力士不知其計。見前驅者。至以爲

是矣。實乃中其副車也。於是始皇大怒。

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而子房從容脫去。

走至下邳。今江蘇邳縣變姓名。匿居故人項



伯家。

嗚呼。子房之計。亦疎矣。秦滅六國。非一時一人之力。縱斃始皇。亦何補於亡韓之大計也哉。而徒使亡國之民。多一層箝制。如波蘭之受虐於俄。印度之受虐於英。安南之受虐於法。高麗之受虐於日而已。蘇文忠以一身之危險。爲子房惜。詳見蘇軾留侯論猶其小焉者也。子房當匿居之際。幽思深慮。其亦有悔心乎。

閑居無聊。偶步下邳橋上。有一老人。坐於橋闌之側。見子房走近。故墮其履於橋下。顧謂子房曰。「孺子爲我取履。」夫以素不相識之人。一旦邂逅而遽命以僕妾之役。未有不怫然不悅者也。況子房視萬乘之尊。如無物。直前刺之。何有於一老人。不謂子房強忍下取履。跪而進之。老人絕不辭讓。以足受履。笑而去。以子房之有才氣。自喜者。而能謙抑至此。蓋自悔其少年舉動之孟浪。今已幡然一變矣。

老人見子房之受役而不忤也。乃遂語曰。「孺子可教矣。」約五日後平明。相會於橋上。子房欲窮其異。因諾之。如期而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今去五

日後早會。五日後。子房雞鳴
卽往。老人又先在。復怒曰。「
何後也。五日後復早來。」子
房乃以夜半往。候有頃。老人
始來。喜曰。「當如是。」子房見
老人鄭重。至此不知其胸中
有若何之祕密。將剖腹以相
告。繼見老人出一卷書相授。
曰。「讀此則爲王者師。」後十
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
城山下黃石。卽我已。」遂去
不見。



批評

太史公爲人作傳。好摭拾一二荒唐之事。以附會之。堂堂正正之事。反多遺漏。雖非史傳之正軌。而文章則獨絕矣。如子房遇老人事。史公寫得恍恍惚惚。如遇鬼魅。致後世讀者皆不能定其所遇之果爲何人。蘇東坡讀書別具慧眼。始定爲避秦之隱士。雖姓名翳如其說。則確然可信矣。

天資奇特之人。偶爲血氣所蔽。行事不軌於正。終能言下頓悟。或事後追悔。痛除前非。誓不再犯。子房爲韓報仇。不務其大者遠者。而出於暗殺。此非大丈夫光明正大之行爲也。倉皇避難。折節老人。其正子房痛悔之時乎。後日佐漢高。與項羽相爭。運籌帷幄。未嘗復出其椎擊之手。腕加之項羽。蓋自知其少年之舉動。可一而不可再也。

暗殺之目的。公憤爲上。而私仇爲下。子房之殺始皇。固公憤而非私仇。然其無補於事。而徒爲人道之賊。則一也。設當日無副車之誤。而專制之魔王。竟死於博浪。

之中。秦人喪君有君。天下晏然。而韓終不能復。更安知秦不鑒於始皇行事之非其嗣君。以仁易暴。四海歸心。劉項更無崛興之機。而子房之欲覆之者。正所以擁之也哉。觀於近日俄國虛無黨之無成。可以知之矣。

秦始皇三十三年。有一驚天動地之事。足爲漢族之光者。則開通南粵是矣。南粵之地。實包今之廣東廣西安南等地。始皇徙民五十萬人移居之。休養生息。開發其地之利源。居然殖民政策矣。然南粵僻居嶺外。中央政府有鞭長莫及之勢。則以開闢道途。求交通之利。便爲急。於是。有南修五嶺之事。五嶺者。水經註云。「五嶺最東者曰大庾。第二曰騎田。第三曰都龐。第四曰萌渚。最西曰越城。」按大庾在今廣東南雄府。保昌縣北。騎田一名上嶺山。又曰黃岑山。在今湖南郴州南。都龐亦曰永明嶺。在今湖南永州府永明縣北。萌渚在今永州府江華縣西南。越城亦曰始安嶺。在今廣西桂林府興安縣北。

第二章 秦季之發難

子房所得於老人之書。旦日視之。則周武王時太公望所著之兵書也。

又名六韜存書至今猶存

子房得其書。開卷讀之。如獲至寶。諸君亦知太公兵法。果太公所著乎。夫太公當日。佐武王定天下。豈有閉戶著書之工夫。此蓋春秋戰國時人所撰而託名於太公者也。以今世人之眼光視之。則著書之目的。其上焉者爲名。而下焉者爲利。乃勞心筆札。而託名於他人。復何名利之有。蓋古人著書。將以發見其所學。初無名利之心。又恐己之名氏不足引重。人將以輕其名者。并輕其書。故嫁名於一世之大人。物以爲重焉。周漢間人常有此例。然則著太公兵法者。其人爲何許人。而攻何種之學派。以今觀之。蓋爲道家之學者。

今所傳黃石公書謂卽此上老人所作然不可信

道家之學。始於春秋時之老子。

名聘周人也

其弟子滿天下。至於戰國。士方揣摩縱橫之

術。

戰國之時秦連一國以伐五國曰橫六國聯盟以拒秦曰縱其說始於鬼谷子

未有挾道家之言。見之於政治者。至漢文

景之間。採其清淨無爲之說。以爲治術。天下頗安。而開其端者。張子房也。

子房未讀太公兵法以前。散千金求死士以刺暴君。何其勇也。其後浸淫於道家。知

白守黑尙柔下剛之旨

一句見老子約略言之要道在此語退

而粗豪之氣質爲之一變少

年人不能得賢師友而切磋之得名人之遺著朝夕諷誦其收效之速與名人親炙

於一堂無以異也老氏之學雖有流弊而子房一生實得力於此故表而出之

子房在項伯家好赴人之難急人之危雖在羈旅之中而讀書不輟游俠成風不以

破家之禍戚戚於胸中其識量過人遠矣項伯常殺人吏捕之急子房設計匿之得

免當博浪沙事發作之後始皇大索天下十日竟不能得今且以亡命之術轉授項

伯而項伯亦無恙其智之不可及如此

二世元年

民國前二年陽城今河南南府登封縣東南

人陳勝

字涉陽夏今河南陳州府太康縣

人吳廣

字叔起

兵時天下惡秦已久顧莫敢發難二世卽位發平民九百出戍漁陽

今直隸順天府密雲縣西南

勝廣皆爲屯長夫去國離鄉人情所悲況其爲軍役乎以是人皆不願當日暴君專

制役使人民等於犬馬固未可以今日人民報國之大義責此九百人也行至大澤

鄉今安徽鳳陽會天大雨道不通度至彼已失期依秦之法令軍人失期者皆斬勝

廣乃告衆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然天下已死。即舉大事。令有名於天下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子房自博浪沙後。在東南草澤中浪游十載。本極無聊。聞勝廣起兵。乃大喜。亦聚少年百餘人。起而應之。時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今江蘇沛縣東南沛人劉



邦亦殺沛令而自立爲沛公。陳勝遣武臣、張耳、陳餘、攻略趙地。郡縣響應。沛公遙和之。兵至下邳。與子房相遇焉。

沛公有大度。寬厚愛人。子房一見傾心。遂不赴景駒所。而以其兵屬於沛公。草創之。世君擇臣。臣亦擇君。擇君之法。不在兵強地衆。而以其人之可與有爲。與否爲斷。當時羣雄並起。強盛十倍於沛公者。何限。子房皆不喜。獨與沛公相善。可謂有眼識英雄矣。少年人與人結納。亦當如此。

批評

秦漢之間。道家之學盛行於世。而儒術微矣。道家尊專制。擁帝王。與儒術相反。子房用之以興漢業。然此亦時世所造成。不能遽責子房。謂何不行共和於滅秦之後也。

古來名人往往得力於一卷之書。趙普爲宋之開國元勳。實得力於半部論語。蓋事實本乎理想。理想之造成。資乎觀感。書如食品。然酸鹽異味。各隨人嗜好。以求

之無不得所欲而去者。初則博覽。後則守約。不但一卷可奉以終身。卽一字一句亦有終身行之。尙不能盡者。

子房擊始皇。專制國定律。此爲罪大惡極矣。項伯肯與之同死。其義俠有過人者。鴻門之事。復爲解圍。誠血性男子哉。吾人結友能得此等人而友之。始無憾矣。

第三章 復韓

當豪傑之羣起而亡秦族也。皆狃於三代封建之風。欲自統一而返諸割據。各求齊楚燕趙韓魏之後。奉之爲君。夫自春秋以後。天下之苦在封建。戰國以後。天下之痛在專制。二者皆非良法也。今去一統之專制而爲割據之專制。是猶以水濯水。徒揚其波。不足以保民而久安也。明甚。然秦滅六國。其遺民皆有故國舊君之思。今適如其望而復之。自足維繫人心。後來之利害亦不暇計矣。

時項梁起兵於楚。求楚懷王之孫心。立爲楚王。至是而子房復韓之機不可失矣。乃往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成賢。可立爲王。以厚列國之黨而弱秦。」

由是韓國始復。子房繼其祖父之業。再爲韓相。出兵與沛公合。西向而攻秦。

沛公西入嶢關。

卽藍田關在西安府藍田縣東南

此時趙高旣弑二世。使人與沛公約。分王關中。沛

公不許。及子嬰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子房曰。『秦兵尙強。未可輕

視。臣聞其將屠者子。易動以利。願我兵無動。但張旗幟於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

酈音歷。食其讀若異基。

持重寶。啗徒濫切以利餌人曰啗秦將。事乃可成。

酈食其者。高陽人。

杞縣之高陽城也。

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年六十餘。猶困於監門。里老皆謂之狂生。沛公略地陳

留。

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

過高陽。食其仗劍詣軍門造謁。沛公方於牀上。令兩女子洗足。食其

見之。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

長者食其自稱也。

沛公改容謝之。

自此食其常在軍中。爲沛公畫策。其人負膽氣。工口辯。有戰國策士之遺風。子房故

舉之。以爲秦使。

秦將得沛公之重寶。又入酈食其之游說。果願連和。與沛公俱西襲咸陽。子房曰。『

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而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